

文十二 成八十五

六表二十四

昭十六 卷四第

宣十三

哀六年

卷八 卷五出外者

左傳 州注

三

宣公十二年

附呂氏春秋孫叔敖沈尹筮相與友叔敖遊於
郢三年聲問不知修行不聞沈尹筮謂孫叔敖
曰說義以聽方術信行能令人主上至於王下
至於伯吾不若子也耦世接俗說義調均以適
主心子不如我也子何以不歸耕乎我將為子
遊沈尹筮遊於郢五年荆王欲以為令尹沈尹
筮辭曰期思之鄙人有孫叔敖者賢人也王必
用之臣不若也荆王於是使人以王輿迎叔敖
以為令尹十二年而莊王霸此沈尹筮之力也

宣公十八年

附史記優孟者故楚之樂人也長八尺多辨常以談笑諷諫楚相孫叔敖知其賢人也善待之病且死屬其子曰我死汝必貧困若往見優孟言我孫叔敖之子也居數年其子窮困負薪逢優孟與言曰我孫叔敖之子也父且死時屬我貧困往見優孟優孟曰若無遠有所之即為孫叔敖衣冠抵掌談語歲餘像孫叔敖莊王左右不能別也莊王置酒優孟前為壽莊王大驚以為孫叔敖復生也欲以為相優孟曰請歸與婦

計之三日而為相莊王許之三日後優孟復來
王曰婦言謂何孟曰婦言慎毋為楚相不足為
也如孫叔敖之為楚相盡忠為廉以治楚楚王
得以霸今死其子無立錫之地貧困負薪以自
飲食必如孫叔敖不如自殺因歌曰山居耕田
苦難以得食起而為吏身貪鄙者餘材不顧恥
辱身死家室富又恐受賕枉法為姦觸大罪身
死而家滅貪吏安可為也念為廉吏奉法守職
竟死不敢為非廉吏安可為也楚相孫叔敖持
廉至死方今妻子窮困負薪而食不足為也於

是莊王謝優孟乃召孫叔敖子封之寢上四百
戶以奉其祀後十世不絕

漢延熹三年立叔敖碑云楚相孫君諱饒字叔
敖本曰縣人其碑載叔敖德業最詳而優孟一
歌與史記異所封之田亦不曰寢上而曰潘鄉

師楚共王帥東夷救鄭楚半陳公令擊之欒書
 曰君使麇也興齊魯之師請俟之卻至曰不可
 楚師將退我擊之必以勝歸夫陳不違忌一閒
 也違避也忌謂訓也閒隙也晦陰氣盡兵亦陰
 故忌之經書六月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
 戰於鄆陵夫南夷與楚來而弗與陳二閒也夫楚與
 鄭陳而不與整三閒也且其士卒在陳而譁四
 閒也夫衆聞譁則必懼五閒也鄭將顧楚楚將
 顧夷莫有鬪心不可失也公說於是敗楚師於
 鄆陵欒書是以怨卻至
 韓非子昔者楚共王與晉厲公戰於鄆陵楚師

敗而共王傷其目酣戰之時司馬子反渴而求
 飲豎穀陽操觴酒而進之子反曰嘻退酒也豎
 穀陽曰非酒也子反受而飲之子反之為人也
 嗜酒而甘之弗能絕於口而醉戰既罷共王欲
 復戰令人召司馬子反司馬子反辭以心疾共
 王駕而自往入其幄中聞酒臭而還曰今日之
 戰不穀親傷所恃者司馬也而司馬又醉如此
 是亡楚國之社稷而不恤吾衆也不穀無復戰
 矣於是還師而去斬司馬子反以為大戮故豎
 穀陽之進酒不以讎子反也其心忠愛之而適

足以殺之故曰行小忠則大忠之賊也

己錄

成公十八年二月乙酉朔晉悼公即位

附晉語既弑厲公欒武子使知武子彘恭子如

周迎悼公庚午大夫逆于清原公言於諸大夫

曰孤始願不及此孤之及此天也抑人之有元

君將稟命焉若稟而棄之是焚穀也穀所仰其

稟不材是穀不成也不才不可用也穀之不成

孤之咎也成而焚之二三子之虐也孤欲長處

其願出令將不敢不成二三子為令之不從故

求元君而訪焉訪謀也為民不從大夫孤之不

廢也其誰怨元而以虐奉之二三子之制也若

欲奉元以濟大義將在今日若欲暴虐以離百

姓反易民常亦在今日圖之進退願由今日公悼

承篡殺之後嫌臣下大夫對曰君鎮撫羣臣而不從故以此約屬焉

大庇廢之無乃不堪君訓而陷於大戮以煩刑

史刑刑官司冠也史大史掌書法也辱君之允命敢不承業乃盟

而入卒已朝于武宮定百事立百官育門子選

賢良興舊族出滯賞畢故刑赦囚繫宥閒罪薦

積德逮鰥寡振廢淹養老幼恤孤疾年過七十

者公親見之稱曰王父王父不敢不承二月乙

酉悼公即位使呂宣子佐下軍曰邲之役呂錡

佐知莊子於上軍上當為下字之誤也呂錡尉武子也知莊子荀首也時為

下軍大夫事在魯宣十二年唐尚書云荀首時將上軍誤矣獲楚公子穀臣

與連尹襄老以免子羽鄢之役親射楚王而敗

楚師以定晉國而無後其子孫不可不崇也使

彘恭子將新軍曰武子之季文子之母弟也李

子也武子士會文子士武子宣法以定晉國至

於今是用文子勤身以定諸侯至於今是賴夫

二子之德其可忘乎故以彘季彘其宗使令狐

文子佐之曰昔克潞之役秦來圖敗晉功魏顆

以其身卻退秦師于輔氏親止杜回其勳銘於

景鐘至于今不育其子不可不興也君知士貞

子之帥志博聞而宣惠於教也使為大傅知右

行辛之能以數宣物定功也使為元司空右行

大夫賈辛也數計也宣明也物事也能以計數

明事定功故使為司空司空掌邦事謂建都邑

起宮室經屬知樂糾之能御以蘇于政也使為戎

御知荀賓之有力而不暴也使為戎右樂伯請

公族大夫公曰荀家惇惠荀會文敏厲也果敢

無忌鎮靖使茲四人者為之茲此夫膏染之性

難正也故使惇惠者教之使文敏者道之使果

敢者諗之諗告也告使鎮靖者修之惇惠者教

之則徧而不倦文敏者道之則婉而入果敢者

諗之則過不隱鎮靖者修之則壹使茲四人者

為公族大夫公知祁奚之果而不淫也使為元

尉知羊舌職之聰敏肅給也使佐之知魏絳之

勇而不亂也使為元司馬知張老之知而不詐

也使為元候知鐸遏寇之恭敬而信彊也使為

與尉知籍偃之惇率舊職而共給也使為與司

馬知程鄭端而不淫且好諫而不隱也使為贊

僕始合諸侯于虛打以救宋虛打宋地宋魚石

宋取彭城以封之故悼公合諸使張老延君譽

侯以救宋在魯成十八年也

于四方且觀道逆者呂宣子卒公以趙文子為

文也

文子趙武也
文有文德

而能恤大事使佐新軍三年

公始合諸侯四年諸侯會于雞丘於是乎布令

結援修好申盟而還

今謂朝聘之數同好惡
救災患之屬申尋也

狐文子卒公乃以魏絳為不犯使佐新軍使張

老為司馬使范獻子為候奄公譽達于戎五年

諸戎來請服使魏莊子盟之於是乎始復伯

己錄

襄公三年祁奚請老晉侯問嗣焉

附晉語祁奚辭於軍尉公問焉曰孰可對曰臣

之子午可人有言曰擇臣莫若君擇子莫若父

午之少也婉以從令游有鄉處有所好學而不

戲其壯也彊志而用命

此壯謂未二十時
志識也命父命也守業

而不淫其冠也和安而好敬柔惠小物而鎮定

大事有直質而無流心非義不變非上不舉若

臨大事其可以賢於臣也

大事軍事臣請薦所能擇

而君比義焉

薦進也所能擇父能擇
子也比比方也義宜也

公使祁午

為軍尉沒平公軍無秕政

不錄

閔公元年

附史記魏之先畢公高之後也畢公高與周同姓武王之伐紂而封^高於畢於是為畢姓其後絕封為庶人或在中國或在夷狄其苗裔曰畢萬事晉獻公

畢萬封十一年晉獻公卒四子爭更立晉亂而畢萬之世彌大從其國名為魏氏生武子魏武子以魏諸子事晉公子重耳晉獻公之二十一年武子從重耳出七十九年反重耳立為晉文公而令魏武子襲魏氏之後封列為大夫治於

魏生悼子魏悼子徙治霍生魏絳徙安邑魏絳
卒諡為昭子生魏羸生魏獻子魏獻子生魏侈
魏侈之孫曰魏桓子桓子之孫曰文侯都
趙氏之先與秦共祖奄父生叔帶叔帶之時周
幽王無道去周如晉事晉文侯始建趙氏於晉
國自叔帶以下趙宗益興五世而生趙夙晉獻
公之十六年伐霍魏耿趙夙為將伐霍霍公求
犇齊晉大旱卜之曰霍太山為祟使趙夙召霍
君於齊復之以奉霍太山之祀晉復穰晉獻公
賜趙夙耿趙夙生共孟共孟生趙衰字子餘事

晉公子重

韓子先與周同姓姓姬氏其後苗裔事晉得封
於韓原曰韓武子武子後三世有韓厥從封姓
為韓氏號為獻子獻子卒子宣子代立宣子徙
居州宣子卒子貞子代立貞子徙居平陽貞子
卒子簡子代立

文公十二年

附說苑趙宣子言韓獻子於晉侯曰其為人不黨治衆不亂臨死不恐晉侯以為中軍尉河曲之役趙宣子之車干行韓獻子戮其僕人皆曰韓獻子必死矣其主朝升之而暮戮其僕誰能待之役罷趙宣子觴大夫爵三行曰二三子可以賀我二三子曰不知所賀宣子曰我言韓厥於君言之而不當必受其刑今吾軍失次而戮吾僕可謂不黨矣是吾言當也二三子再拜稽首曰不惟晉國適享之乃唐叔是賴之敢不再

拜稽首乎

宣公十七年

附晉語范文子莫退於朝武子曰何莫也對曰

有秦客廋辭於朝廋隱也謂以隱伏論說之言

之乃與為大夫莫之能對也吾知三焉武子怒

曰大夫非不能也讓父兄也父兄長爾童子何

知而三掩人於朝我不在晉國亡無日矣擊之

以杖折委筓

己錄

成公五年梁山崩

附穀梁傳梁山崩壅遏河三日不流晉君召伯

尊而問焉伯尊來遇輦者輦者不辟使車右下而鞭之輦者曰所以鞭我者其取道遠矣伯尊下車而問焉曰子有聞乎對曰梁山崩壅遏河三日不流伯尊曰君為此召我也為之奈何輦者曰天有山天崩之天有河天壅之雖召伯尊如之何伯尊由忠問焉輦者曰君親素縞帥羣臣而哭之既而祠焉斯流矣伯尊至如其言孔子聞之曰伯尊其無績乎攘善也

成公八年

附史記朔娶晉成公姊為夫人晉景公之三年

大夫屠岸賈欲誅趙氏初趙盾在時夢見叔帶持要而哭甚悲己而笑拊手且歌盾卜之兆絕而後好趙史援占之曰此夢甚惡非君之身乃君之子然亦君之咎至孫趙將世益衰屠岸賈者始有寵於靈公及至於景公而賈為司寇將作難乃治靈公之賊以致趙盾徧告諸將曰盾雖不知猶為賊首以臣弑君子孫在朝何以懲臯請誅之韓厥曰靈公遇賊趙盾在外吾先君

以為無罪故不誅今諸君將誅其後是非先君
之意而今妄誅謂之亂臣有大事而君不聞是
無君也屠岸賈不聽韓厥告趙朔趣亡朔不肯
曰子必不絕趙祀朔死不恨韓厥許諾稱疾不
出賈不請而擅與諸將攻趙氏於下宮殺趙朔
同趙括趙嬰齊家滅其族趙朔妻成公姊有遺
腹走公宮匿趙朔客曰公孫杵臼謂朔友
人程嬰曰胡不死程嬰曰朔之婦有遺腹若幸
而男吾奉之即女也吾徐死耳居無何朔婦免
身生男屠岸賈聞之索於宮中夫人置兒絝中

祝曰趙宗滅乎若號即不滅若無聲及索兒竟
無聲已脫程嬰謂公孫杵臼曰今一索不得後
必且復索之奈何公孫杵臼曰立孤與死孰難
程嬰曰死易立孤難耳公孫杵臼曰趙世先君
遇子厚子彊為其難者吾為其易者請先死乃
二人謀取他人嬰兒負之以文葆匿山中程嬰
出謬謂諸將軍曰嬰不肖不能立趙孤誰能與
我千金吾告趙氏孤處諸將皆喜許之發師隨
程嬰攻公孫杵臼杵臼謬曰小人哉程嬰昔下
宮之難不能死與我謀匿趙氏孤兒今又賣我

縱不能立而忍賣之乎抱兒呼曰天乎天乎趙氏孤兒何罪請活之獨殺杵臼可也諸將不許遂殺杵臼與孤兒諸將以為趙氏孤兒良已死皆喜然趙氏真孤乃反在程嬰卒與俱匿山中居十五年晉景公疾卜之大業之後不遂者為崇景公問韓厥厥知趙孤在乃曰大業之後在晉絕祀者其趙氏乎夫自中衍者皆嬴姓也中衍人面鳥喙降佐殷帝大戊及周天子皆有明德下及幽厲無道而叔帶去周適晉事先君文侯至於成公世有立功未嘗絕祀今吾君獨滅趙

宗國人哀之故見龜策唯君圖之景公問趙尚有後子孫乎韓厥具以實告於是景公乃與韓厥謀立趙孤兒召而匿之宮中諸將入問疾景公因韓厥之眾以脅諸將而見趙孤趙孤名曰武諸將不得已乃曰昔下宮之難屠岸賈為人矯以君命并命羣臣非然誰敢作難微君之疾羣臣固且請立趙後今君有命羣臣之願也於是召趙武程嬰徧拜諸將遂反與程嬰趙武攻屠岸賈滅其族復與趙武田邑如故及趙武冠為成人程嬰乃辭諸大夫謂趙武曰昔下宮之

難皆能死我非不能死我思立趙氏之後今趙武既立為成人復故伍我將下報趙宣孟與公孫杵臼趙武啼哭頓首固請曰武願苦筋骨以報子至死而子忍去我死乎程嬰曰不可彼以我為能成事故先我死今我不報是以我事為不成遂自殺趙武服齊衰三年為之祭邑春秋祀之世世勿絕

成公八年

附晉語趙文子冠見欒武子武子曰美哉昔我

逮事莊主

莊莊子趙朔之謚也大夫稱主趙朔嘗將下軍欒書佐之

華則榮

矣實之不知請務實乎見中行宣子宣子曰美

哉惜也吾老矣見范文子文子曰而今可以成

矣夫賢者寵至而益成不足者為寵驕

知不足者得寵

而故興王賞諫臣逸主罰之吾聞古之王者政

德既成又聽於民

詢於芻蕘聽謗譽也

於是乎使工誦諫

於朝

工矇勝也誦誦讀

在列者獻詩使勿兕

列

也詩謂公卿至於列士風聽臚言於市辯妖祥於

謠考百事於朝問謗譽於路有邪而正之盡成
之術也先王疾是驕也見卻駒伯駒伯曰美哉
然而壯不若老者多矣見韓獻子獻子曰戒之
此謂成人成人在始與善始與善善進善不善
蔑由至矣始與不善不善進不善善亦蔑由至
矣如草木之產也各以其物人之有冠猶宮室
之有牆屋也糞除而已何又加焉見知武子武
子曰吾子勉之成宣之後而老為大夫非恥乎
成季子文子曾祖趙衰也宣宣子文子祖文趙
盾也言文子二賢之後長老乃為大夫非恥乎
欲其修德成子之文宣子之忠其可忘乎夫成
蚤為卿也

子道前志以佐先君道法而卒以政可不謂文
乎道達也志記也佐助也先
君文子也以政得政也先夫宣子盡諫於襄

靈以諫取惡不憚死進也可不謂忠乎吾子勉

之有宣子之忠而納之以成子之文事君必濟

見苦成叔子叔子曰抑年少而執官者眾吾安

容子見温季子季子曰誰之不如可以求乎言

不如誰可以求其見張老而語之張老曰善矣
次不欲其高遠也

從欒伯之言可以滋范叔之教可以大韓子之

戒可以成物備矣志在子物事也人事以備能
行與否在子之志也

若夫三卻亡人之言也何稱述焉知子之道善

矣是先主覆露子也

成公十五年晉三卻害伯宗譖而殺之

附晉語伯宗朝以喜歸其妻曰子貌有喜何也

曰吾言於朝諸大夫皆謂吾知似陽子對曰陽

子華而不實主言而無謀是以難及其身子何

喜焉伯宗曰吾飲諸大夫酒而與之語爾試聽

之曰諾既飲其妻曰諸大夫莫子若也然而民

不能戴其上久矣戴奉也上賢也難必及子子

盍亟索士憇庇州犂焉得畢陽及欒弗忌之難

諸大夫害伯宗將謀而殺之欒弗忌晉大夫伯宗之黨也三卻害

弗忌故謂伯宗并殺畢陽實送州犂於荆

之在魯成十五年

成公十七年

附
晉語韓獻子辭中行偃欲伐之樂書曰不可
乃止

己錄

襄公二十一年

附晉語平公六年箕遺及黃淵嘉父作亂不克

而死公遂逐羣賊

羣賊樂盈之黨謂知起中行
嘉州綽刑前之屬逐之出奔

齊謂陽畢曰自穆侯以至於今亂兵不輟民志

無厭禍敗無已離民且速寇恐及吾身若之何

陽畢對曰本根猶樹

本根亂本謂樂
氏猶尚樹立也

枝葉益長

本根益茂是以難已也今若大其柯去其枝葉

絕其本根可以少間

間息也謂滅樂
氏而去其黨

公曰子實

圖之陽畢曰圖在明訓明訓在威權威權在君

君掄賢人之後有常位於國者而立之亦掄逞

志虧君以亂國者之後而去之也逞快是遂威而

遠權民畏其威而懷其德莫能勿從若從則民

心皆可畜畜其心而知其欲惡民孰偷生若不

偷生則莫思亂矣且夫欒氏之誣晉國也久矣

欒書實覆宗殺厲公以厚其家若滅欒氏則民

威矣今吾若起瑕原韓魏之後而賞立之則民

懷矣瑕原原軫韓萬魏畢萬威與懷各

當其所則國安矣君治而國安欲作亂者誰與

君曰欒書立吾先君欒盈不獲臯如何陽畢曰

夫正國者不可以暱於權暱近也言當遠行權

不可以隱於私以私恩隱藏其暱於權則民不

道行權隱於私則政不行政不行政何以道民民

之不道亦無君矣則其為暱與隱也復產害矣

且勤君身君其圖之若愛欒盈則逐羣賊而以

國倫數而遣之厚戒箴國以待之彼若求逞志

而報於君臯孰大焉滅之猶少彼若不敢而遠

逃乃厚其外交而勉之以報其德不亦可乎謂

其所適之國厚公許諾盡逐羣賊而使祁午及

陽畢適曲沃逐欒盈欒盈出奔楚遂令於國人

曰自文公以來有力於先君而子孫不育者將

授立之得之者賞

襄公二十四年

附晉語范宣子與臯大夫爭田久而無成也成平

晉邑之大夫也爭田之疆界久而不平宣子欲攻之問於伯華伯

華曰外有軍內有事赤也外事也言主不取侵

官非其官與且吾子之心有出焉可徵訊也問

於孫林父林父衛大夫孫文子魯襄十四年逐衛獻公立公孫剽二十六年甯喜殺

剽而納獻公林父孫林父曰旅人所以事子也

唯事是待問於張老張老曰老也以軍事承子

非戎則非吾所知也問於祁奚祁奚既老平公元

夫祁奚曰公族之不恭公室之有回內事之邪

大夫之貪是吾臯也大夫公族大夫然則祁奚掌之若以軍官

從子之私懼子之應且憎也問於籍偃籍偃曰

偃以斧鉞從於張孟孟張老字曰聽命焉若夫子之

命也何二之有釋夫子而舉是反吾子也吾子宣子

宣子為上卿本使我聽命於張孟今問於叔魚若背之而從子之私是反子之前令

叔魚叔叔魚曰待我為子戮之叔向聞之見宣

子曰聞子與猷未寧徧問於大夫又無決盍訪

之訾訾祁宣子家臣訾祁實直而博直能端辯之博

能上下比之且吾子之家老也吾聞國家有大

事必順於典刑而訪咨於耆老而後行之司馬

侯見曰聞吾子有猷之怒吾以為不信諸侯皆

有二心是之不憂而怒猷大夫非子之任也祁

午見晉為諸侯盟主子為正卿若能靖端諸侯

使服朝命於晉晉國其誰不為子從何必猷言

從子之命何盍密和和大平小乎宣子問於訾

但猷大夫乎訾對曰昔隰叔子違周難於晉國生子輿

為理以正於朝朝無姦官為司空以正於國國

無敗績世及武子佐文襄為諸侯諸侯無二心
及為卿以輔成景軍無敗政及為成師居太傅
唐尚書云為成公軍師兼太傅官昭謂此成當
為景字誤耳魯宣九年晉成公卒至十六年晉

景公請於王以蔽冕命端刑法輯訓典國無姦

士會將中軍且為大傅及文子成晉荆之

民後之人可則是以受隨范及文子成晉荆之

盟豐兄弟之國使無有間隙是以受郟欒今吾

子嗣伍於朝無姦行於國無邪民於是無四方

之患而無外內之憂賴三子之功而饗其祿伍

今既無事矣而非蘇於是加寵將何治為晉加

子將何所宣子悦乃益蘇田而與之和訾柘死

范宣子謂獻子曰鞅乎昔者吾有訾柘也吾朝

夕顧焉以相晉國且為吾家今吾觀女也專則

不能謀則無與將若之何對曰鞅也居處恭不

敢安易易簡也不敢自敬學而好仁和於政而

好其道謀於眾不以賈好私志雖哀不敢謂是

也必長者之由宣子曰可以免身

昭公二年春晉侯使韓宣子來聘

附晉語叔向見韓宣子宣子憂貧叔向賀之宣

子曰吾有卿之名而無其實無以從二三子從

也隨其賻贈之屬吾是以憂子賀我何故對曰昔欒武

子無一卒之田上大夫一卒之田欒書其官不

備其宗器宣其德行順其憲則使越於諸侯諸

侯親之戎狄懷之以正晉國行刑不疚以免於

難及桓子驕泰奢侈貪欲無藝略則行志假貸

居賄也居蓄宜及於難而賴武之德以歿其身及

懷子改桓之行而修武之德可以免於難而離

桓之罪以亡於楚也亡奔夫卻昭子其富半公室

其家半三軍恃其富寵以泰於國其身尸於朝

其宗滅於絳不然夫八卻五大夫三卿其寵大

矣一朝而滅莫之哀也唯無德也今吾子有樂

武子之貧吾以為能其德矣是以賀若不憂德

之不建而患貨之不足將弔不暇何賀之有宣

子拜稽首焉曰起也將亡賴子存之非起也敢

專承之專獨也其自桓叔以下嘉吾子之賜

昭公九年

附檀弓知悼子卒未葬平公飲酒師曠李調侍

鼓鐘杜蕢自外來聞鐘聲曰安在曰在寢杜蕢

入寢歷階而升酌曰曠飲斯又酌曰調飲斯又

酌堂上北面坐飲之降趨而出平公呼而進之

曰蕢曩者爾心或開予是以不與爾言爾飲曠

何也曰子卯不樂知悼子在堂斯其為子卯也

大矣曠也太師也不以詔是以飲之也爾飲調何

也曰調也君之褻臣也為一飲一食忘君之疾

是以飲之也爾飲何也曰蕢也宰夫也非刀七

是共又敢與知防是以飲之也平公曰寡人亦
有過焉酌而飲寡人杜蕢洗而揚解公謂侍者
曰如我死則必毋廢斯爵也至於今既畢獻斯
揚解謂之杜舉

按杜蕢與屠蒯音字相近此漢世師傳之異不
足怪也獨侍者二人傳稱工與嬖叔而記直斥
為師曠李調夫李調不可知以師曠之聰不應
昧昧如是記之傳信不如傳之傳疑也

董叔將取於范氏叔向曰范氏富盍已乎曰欲
為繫援焉它日董祁愬於范獻子曰不吾敬也
獻子執而紡於庭之槐叔向過之曰子盍為我

其骨存焉都吏曰君子哉羊舌子不與攘羊之事矣叔向欲娶於申公巫臣氏夏姬之女叔姬不欲平公強使娶之生揚食我號曰伯碩生時侍者謁之叔姬往視之及堂聞其號也而還曰豺狼之聲也狼子野心滅羊古氏者必是子也及長與祁勝為亂晉人殺食我羊舌氏由是遂滅

史記晉之宗家祁僕叔孫嚮子相惡於君六卿欲弱公室乃遂以法盡滅其族而分其邑為十縣各令其子為大夫晉益弱六卿皆大

定公十三年

附新序趙文子問於叔向曰晉六將軍孰先亡乎對曰其中行氏乎文子曰何故先亡對曰中行氏之為政也以苛為察以欺為明以刻為忠以計多為善以聚斂為良譬之猶鞞革者也大則大矣裂之道也當先亡

列子傳范獻子之三子遊於趙氏趙簡子乘馬園中園中多株問三子曰奈何長者曰明君不問不為亂君不問而為中者曰愛馬足則無愛民力愛民力則無愛馬足者曰可以三德使

民設令伐株於山將有馬為也已而閉園示之
株夫山遠而園近是民說一也去險阻之山而
伐平林之株民說二矣既卑而賤賣民說三矣
簡子從之民果大說少子伐其謀歸以告母母
喟然歎曰終滅范氏者必是子也夫伐功恃勞
鮮能布仁乘偽行詐莫能久長其後智伯滅范

氏

智伯蓋
指荀躒

史記趙簡子疾五日不知人大夫皆懼醫扁鵲
視之出董安于問扁鵲曰血脈治也而何怪在
昔秦繆公嘗如此七日而寤寤之日告公孫支

與子輿曰我之帝所甚樂吾所以久者適有學
也帝告吾晉國將大亂五世不安其後將霸未
老而死霸者之子且令而國男女無別公孫支
書而藏之秦讖於是出矣獻公之亂文公之霸
而襄公敗秦師於殽而歸縱淫此子之所聞今
主君之疾與之同不出三日疾必間間必有言
也居二日半簡子寤語大夫曰我之帝所甚樂
與百神遊於鈞天廣樂九奏萬舞不類三代之
樂其聲動人心有一熊欲來援我帝命我射之
中熊死焦又有一羆來我又射之中羆羆死帝甚

喜賜我二笥皆有副我見兜在帝側帝屬我一
翟犬曰及而子之壯也以賜之帝告我晉國且
世衰七世而亡嬴姓將大敗周人於范魁之西
而亦不能有也今余思虞舜之勲適余將以其
胄女孟姚配而七世之孫董安于受言而書藏
之以扁鵲言告簡子簡子賜扁鵲田四萬畝他
日簡子出有人當道辟之不去從者怒將刃之
當道者曰吾欲有謁於主君從者以聞簡子召
之曰嘻吾有所見子晰也當道者曰屏左右願
有所謁簡子屏人當道者曰主君之疾臣在帝

側簡子曰然有之子之見我吾何為當道者曰
帝令主君射熊與羆皆死簡子曰是且何也當
道者曰晉國且有難主君首之帝令主君滅
二卿夫熊與羆皆其祖也簡子曰帝賜吾二笥
皆有副何也當道者曰主君之子將克二國於
翟皆子姓也簡子曰吾見兜在帝側帝屬我一
翟犬曰及而子之長以賜之夫兜何謂以賜翟
犬當道者曰兜主君之子也翟犬者代之先也
主君之子且必有代及主君之後嗣且有革政
而胡服并二國於翟簡子問其姓而延之以官

當道者曰臣野人致帝命耳遂不見簡子書藏之府

晉語趙簡子使尹鐸為晉陽

尹鐸簡子家臣晉陽趙氏邑為治也

請曰以為繭絲乎抑為保障乎

繭絲賦稅保障蔽杆也小城曰

保禮記曰

簡子曰保障哉尹鐸捐其戶數簡子

誠襄子曰晉國有難而無以尹鐸為少無以晉

陽為遠必以為歸

趙簡子使尹鐸為晉陽曰必隨其壘培吾將往

焉若見壘培是見寅與吉射也尹鐸往而增之

簡子如晉陽見壘怒曰必殺鐸也而後入大夫

辭之不可曰是昭余仇也郵無正進曰昔先主

文子少釁於難從姬氏於公宮

姬氏莊姬趙朝之妻文子之母

晉景公之姊也姬淫於趙嬰嬰兄趙同趙括放

有孝德以出在公族有恭德以升在位有武德

以羞為正卿有溫德以成其名譽失趙氏之典

型而去其師保基於其身以克復其所

基始也始更修

之於身以能復其先也及景子長於公宮未及教訓而嗣

立矣亦能纂修其身以受先業無謗於國順德
以學子擇言以教子擇師保以相子今吾子嗣
位有文之典型有景之教訓重之以師保加之
以父兄同宗之子皆疏之以及此難夫尹鐸曰
思樂而喜思難而懼人之道也委土可以為師
保吾何為不增言見壘培可以成懼是以修之
庶曰可以鑑而鳩趙宗乎若罰之是罰善也罰
善必賞惡臣何望矣簡子說曰微子吾幾不為
人矣以免難之賞賞尹鐸免難之賞軍賞也言
是為免初伯樂與尹鐸有怨以其賞如伯樂氏
難也

曰子免吾死敢不歸椽辭曰吾為主圖非為子
也怨若怨焉

哀公六年

附晉語趙簡子歎曰雀入於海為蛤雉入於淮

為蜃

小曰蛤大曰蜃皆介物蚌類也

龜鼉魚鼈莫不能化唯人

不能哀夫實驪侍曰臣聞之君子哀無人不哀

無賄哀無德不哀無寵哀名之不令不哀年之

不登夫中行范氏不恤庶難而欲擅晉國今其

子孫將耕於齊宗廟之犧為猷畝之勤

純色為犧諭二

子皆名族之後當為祭主於宗廟今人之化也反放逐猷畝之中是亦人之化也

何日之有

史記趙簡子有臣曰周舍好直諫周舍死簡子

每聽朝常不悅大夫請臯簡子曰大夫無臯吾
聞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諸大夫朝徒聞唯
唯不聞周舍之愕愕是以憂也簡子由此能附
趙邑而懷晉人

哀公二十七年

附晉語知宣子將以瑤為後知宣子晉卿荀躒之甲也瑤宣子之

子襄子知伯也知果曰不如宵也知果晉大夫知氏之族也宵宣子之庶子

也宣子曰宵也很對曰宵之很在面瑤之很在

心心很敗國面很不害瑤之賢於人者五其不

逮者一美鬢長大則賢射御足力則賢伎藝畢

給則賢巧文辯惠則賢彊毅果敢則賢如是而

甚不仁以其五賢陵人而以不仁行之其誰能

待之若果立瑤也知宗必滅弗聽知果別族於

太史為輔氏太史掌及知氏亡唯輔果在

史記知伯與趙韓魏盡分其范中行故地晉出
公怒告齊魯欲以伐四卿四卿恐遂共攻出公
出公奔齊道死知伯乃立昭公曾孫驕是為晉
懿公知伯益驕請地韓魏韓魏與之請地趙趙
不與以其圍鄭之辱知伯怒遂率韓魏攻趙
國策韓魏反於外趙氏應之於內智氏遂亡

新序知伯囂之時有士曰長兜子魚絕知伯而
去之三年將東之越而道聞知伯囂之見殺也
謂御曰還車反將吾死之御曰夫子絕知伯而
去之三年矣今反死之是絕屬無別也長兜子
魚曰不然吾聞仁者無餘愛忠臣無餘祿吾聞
知伯之死而動吾心餘祿之加於我者至今尚
存吾將往依之反而死

昭公八年

附說苑晉平公使叔向聘於吳吳人拭舟以逆
之左五百人右五百人有繡衣而豹裘者有錦
衣而狐裘者叔向歸以告平公平公曰吳其亡
乎奚以敬舟奚以敬民叔向對曰君為馳底之
臺上可以發千兵下可以陳鐘鼓諸侯聞君者
亦曰奚以敬臺奚以敬民所敬各異也於是平
公乃罷臺 晉平公春築臺叔向曰不可古者
聖王貴德而務施緩刑辟而趨民時今春築臺
是奪民時也夫德不施則民不歸刑不緩則百

姓愁使不歸之民役愁怨之百姓而又奪其時
是重竭也夫牧百姓養育之而重竭之豈所以
定命安存而稱為人君於後世哉平公曰善乃
罷臺役

韓非子叔向御坐平公請事公腓痛足痺轉筋
而不敢壞坐晉國聞之皆曰叔向賢者平公禮
之轉筋而不敢壞坐晉國之辭仕託慕叔向者
國之鍾矣

高士傳亥唐晉人也高恪寡素晉人憚之雖疏
食菜羹平公每為之欣飽公與亥唐坐有間亥

唐出叔向入平公伸一足曰吾向時與亥子坐
腓痛足痺不敢伸叔向勃然作色不說公曰子
欲貴乎吾爵子欲富乎吾祿子夫亥先生乃無
欲也吾非正坐無以養之子何不說乎

韓非子晉平公問叔向曰昔者齊桓公九合諸
侯一匡天下不識君之力也臣之力也叔向對
曰管仲善制割賓胥無善削縫隰朋善純緣衣
成君舉而服之亦臣之力也君何力之有師曠
伏琴而笑之公曰太師奚笑也師曠對曰臣笑
叔向之對君也凡為人臣者猶魚宰和五味而

進之君君弗食孰敢強之也臣請譬之君者壤地也臣者草木也必壤地美然後草木碩大亦君之力臣何力之有

晉語叔向見司馬侯之子撫而泣之曰自此其

父之死吾蔑與比而事君矣昔者此其父始之

我終之謂有所建為及諫爭相我始之夫子終

之無不可籍偃在側曰君子有比乎君子周而不比故偃

之問叔向曰君子比而不別比德以贊事比也引

黨以封己利己而忘君別也

晉語平公射鵠不死使豎襄搏之失豎內豎公襄名也公

怒拘將殺之叔向聞之夕君告之叔向曰君必

殺之昔者吾先君唐叔射兕於徒林殪以為大

甲兕似牛而青善觸人徒林林以封於晉今君名一發而死曰殪甲鎧也

嗣吾先君唐叔射鵠不死搏之不得是揚吾君

之恥者也君其必速殺之勿令遠聞君怛怩顏

乃趣赦之

韓非子昔者衛靈公將之晉至濮水之上稅車

而放馬設舍以宿夜分而聞鼓新聲者而說之

使人問左右盡報弗聞乃召師涓而告之曰有

鼓新聲者使人問左右盡報弗聞其狀似鬼神

子為聽而寫之師涓曰諾因靜坐撫琴而寫之
師涓明日報曰臣得之矣而未習也請復一宿
習之靈公曰諾因復留宿明日而習之遂去之
晉晉平公觴之於施夷之臺酒酣靈公起公曰
有新聲願請以示平公曰善乃召師涓令坐師
曠之旁援琴撫之未終師曠撫止之曰此亡國
之聲不可遂也平公曰此道奚出師曠曰此師
延之所作與紂為靡靡之樂也及武王伐紂師
延東走至於濮水而自投故聞此聲者必於濮
水之上先聞其聲者其國必削不可遂平公曰

寡人所好者音也子其使遂之師涓鼓究之平
公問師曠曰此所謂何聲也師曠曰此所謂清
商也公曰清商固最悲乎師曠曰不如清徵公
曰清徵可得而聞乎師曠曰不可古之聽清徵
者皆有德義之君也今吾君德薄不足以聽平
公曰寡人之所好者音也願試聽之師曠不得
已援琴而鼓一奏之有元鶴二八道南方來集
於郎門之垓再奏之而列三奏之延頸而鳴舒
翼而舞音中宮商之聲聲聞于天平公大說坐
者皆喜平公提觴而起為師曠壽反而問曰音

莫悲於清徵乎師曠曰不如清角平公曰清角
可得而聞乎師曠曰不可昔者黃帝合鬼神於
泰山之上駕象車而六蛟龍畢方並鎡蚩尤居
前風伯進掃雨師灑道虎狼在前鬼神在後騰
蛇伏地鳳凰覆上大合鬼神作為清角今主君
德薄不足聽之聽之將恐有敗平公曰寡人老
矣所好者音也願遂聽之師曠不得已而鼓之
一奏之有元雲從西北方起再奏之大風至大
雨隨之裂帷幕破俎豆墜廊瓦坐者散走平公
恐懼伏於廊室之間晉國大旱赤地三年平公

之身遂瘞病故曰不務聽治而好五音不已則
窮身之事也

晉語平公說新聲

說樂也新聲者衛靈公將如

甚哀使師涓以琴寫之至晉為平公鼓之師曠
撫其手而止之曰止此亡國之音也昔師延為
紂作靡靡之樂後而自沈於濮水之上乎

其將卑乎君之明兆於衰矣夫樂以開山川之

風也以耀德於廣遠也風德以廣之風山川以

遠之風物以聽之循詩以詠之修禮以節之夫

德廣遠而有時節是以遠服而邇不遷

說苑平公問於師曠曰人君之道何如對曰人

君之道清淨無為務在博愛趨在任賢廣開耳目以察萬方不固溺於流俗不拘繫於左右廓然遠見踔然獨立屢省考績以臨臣下此人君之操也平公曰善平公問於師曠曰吾年七十欲學恐已暮矣師曠曰何不炳燭乎平公曰安有為人臣而戲其君乎師曠曰盲臣安敢戲其君乎臣聞之少而好學如日出之陽壯而好學如日中之光老而好學如炳燭之明孰與昧行乎平公曰善哉平公問於師曠曰咎犯與趙衰孰賢對曰陽處父欲臣文公因

咎犯三年不達因趙衰三日而達智不知其士衆不智也知而不言不忠也欲言之而不敢無勇也言之而不聽不賢也晉平公好樂多其

賦斂下治城郭曰敢有諫者死國人憂之有咎犯者見門大夫曰吾聞主君好樂故以樂見門大夫入言曰晉人咎犯也欲以樂見平公曰內之止坐殿上則出鐘磬竽瑟坐有頃平公曰客子為樂咎犯對曰臣不能為樂臣善隱平公召隱士十二人咎犯曰隱臣竊顧昧死御平公曰諾咎犯申其左臂而誦五指平公問於隱官曰

占之為何隱官皆曰不知平公曰歸之咎犯則
申其一指曰是一也便游楮盡而峻城闕二也

柱染衣繡士民無褐三也侏儒有餘酒而死士

渴四也民有饑色而馬有粟秩五也近臣不敢

諫遠臣不敢達平公曰善乃屏鐘鼓除竽瑟遂

與咎犯參治國咎犯在文公時又見於此故揚

稱介子推相荆樂盈事韓武子此類非一未有確據晉平公出畋見乳

虎伏而不動顧謂師曠曰吾聞之也伯王之主

出則猛獸伏不敢起今者寡人出見乳虎伏而

不動此其猛獸乎師曠曰鵲食狷狷食駮駮食

駮食豹豹食駮駮食虎夫駮之狀有似駮馬今

者君之出必駮駮馬而出畋乎公曰然師曠曰

臣聞之一自誣者窮再自誣者辱三自誣者死

今夫虎所以不動者為駮馬也固非主君之德

義也君奈何一自誣乎平公異日出朝有鳥環

平公不去平公顧謂師曠曰吾聞之也伯王之

主鳳下之今者出朝有鳥環寡人終朝不去是

其鳳鳥乎師曠曰東方有鳥名諫珂其為鳥也

文身而朱足憎鳥而愛狐今者吾君必衣狐裘

以出朝乎平公曰然師曠曰臣已嘗言之矣一

自誣者窮再自誣者辱三自誣者死今烏為狐
裘之故非吾君之德義也君奈何而再自誣乎
平公不說異日置酒虎祁之臺使郎中馬章布
蒺藜於階上令人召師曠師曠至履而上堂平
公曰安有人臣履而上人主堂者乎師曠解履
刺足伏刺膝仰天而歎公起引之曰今者與與與
遽憂乎對曰憂夫肉自生蟲而還自失也木自
生蠹而還自刻也人自興妖而還自賊也五鼎
之具不當生藜藿人主堂廟不當生蒺藜平公
曰今為之奈何師曠曰妖已在前無可奈何入

來月八日修百官立太子君將死矣至來月八
日平旦謂師曠曰叟以今日為期寡人如何師
曠不樂謁歸歸未幾而平公死乃知師曠神明
矣



聖